



蒲扇的记忆

□ 兰杨花

紧奔过去，扶住祖父的腰和腿，慢慢地让他下来。祖父还不知道三哥已经挨了揍，还在那里问：“怎么样嘛？没有吹牛嘛？我年轻的时候，可以倒立一杆烟的工夫。”

祖父年轻时是挑夫出身，时常跟着一群人去自贡挑盐回来贩卖。夏天出门，蒲扇是必需的。扇子就经常插在腰间，有时又在脖颈，歇脚时再拿出来扇风。

夏天暑热正当的时候，往往有客人来访，祖母便时常在家里备着蒲扇。当人家走进门来，还没有坐下，一把轻巧的蒲扇就递了过去。这时，祖母就会把扇子放在凳子上，起身去给客人倒水。水是一清早就烧开，拿新摘的薄荷叶泡在瓦罐里的，凉到这时，刚好不烫嘴，也不凉心。入得口来，薄荷的清爽沁入心脾，来时的热气好似一下就驱走了。两个人一边悠闲地摇着扇，一边细声地说着话。天井里几株玉簪花仰着洁白的花朵，沉浸在她们故事里。

小时去外祖母家，她家门前的田坎上栽种着各种果树。有桃李杏梨，橘柑橙柚，还有满山遍野的红橘树。我最想在春天的时候去，看满树的花开，奈何每次去都是正月，或者暑假，只能见着枯枝败叶寂寥孤清，或者稻谷遍野布谷声脆。于是，我时常羡慕母亲和姨妈舅舅们，可以在这么一个山水画廊似的村子里长大，比我那出门就看绵绵青山的双院子强多了。我尤其喜欢那田埂上一排笔直的椰子树，还有蒲葵。我每回见了蒲葵树，就心里计划着，割一片叶子来做一把蒲扇，但每回也就是看看、想想。那个做扇子的想法时常淹没在外祖母蒸的糯米苞谷里，炖的土鸡汤里，晒干的花生里，煮熟的毛豆里，没有一回是行动了的。

外祖母家照例是数不清的蒲扇。我时常趴在高高的凉板席上，听着她和母亲说着石牌坊的故事，耳边是轻柔的风，和着阵阵蛙鸣。在明亮的月光中，迷迷糊糊地被抱到里屋的篾席上，又是一阵蒲扇驱赶蚊虫的嚓嚓声，以及放下麻布帐子时，缝在帐门边的铜钱发出的铮铮金属声。

如今度夏，蒲扇已经不再是人手一把。家里、饭馆、超市、电影院、出租车，哪里都是空调、电风扇。只要进去，门一关，就是凉凉的风。然而，在一些特殊的场所，还是有凉风吹不到的地方，比如建筑工地、市政环卫，我倒是希望他们能有把蒲扇，歇息时能在手上摇一摇，哪怕是热风，也略解一解暑热。

(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会员)



老井

□ 王世清

这么多年了
村子里的那口井
一直就是我的暗伤

确切地说
我是在一个电话里回到故乡的
电话里
村子里的那口井
透出快人的凉意
吊脚楼上
父亲的犁铧
反射着井水的光芒

这么多年了
井水瘦了
父亲瘦了
我在异乡的思念也一天天瘦了

只有在电话中
我才能听到井的声音
只有在电话里
父亲告诉我
是村子里的那口井孕育了大海
(作者系重庆市酉阳县作协会员)

三十一年重游江油并致雪峰

(外一首)

□ 龙远信

如果以幻想为计量单位
气泡可以破灭三十一次了
三十一次把自己吹大
三十一年，可以让一只小蝌蚪
在命运的水池里，三十一次睡去
三十一次醒来

“我们过尽千帆
心里有一盏
吹不熄的灯”(注)

三十一年了
尘，已归尘
土，已归土

花园巷已经磨损得
认不出来了
中坝，已经认不出来了
江油，已经认不出来了
还好，李白还在
一点也没有被时间磨损
(注：此为蒋雪峰诗句)

金华山访子昂不遇

射洪金华山
并不高
跟永川箕山，差不多
很多时候
海拔并不重要
这一点
我们是一致的
一块青石
已经修炼为读书台
太好了
还可以坐下来
读点书
就如过山的清风
翻看着涪江开阔的波浪
还好，不是幽州台
还好，不遇
否则，我们一定会抱头痛哭的
天，也悠悠
地，也悠悠
金华山一直香火不绝
是不是你忘了带走的
一只空荡荡的衣袖
(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副主席)

回应是礼节

□ 周成芳

在微信上给朋友留言，不见回应，时隔一会继续问一句在吗？仍然音讯全无。正当我确信她是真没玩手机时，却意外见到她在朋友圈四处点赞，心里很是诧异。如果跟她交情不够，以我的性格，是肯定不会追问缘由。人家不睬，总有足够的理由吧？许是对我不满，也或许是不屑一顾。都是明白人，下次保证不再打扰。但我自认跟她交情不错，便直言不讳地留了句：“怎么不睬我？”彼时仍抱有侥幸心理，或许她是真没看到，应给予理解。她很快回复：“心情不好。”言下之意，懒得理会。

心里有些窝火，你心情不好，可以无视我的问候，却有闲心四处去点赞？亲，至少你该吱一声啊。于是乎，我也跟她一样，瞬间心情不好了。

我不是小题大做，谁都有情绪不好的时候，礼节上是不是该给对方一个简短的回应呢？生日那天，我心情很是糟糕。有兄弟在微信上留言：“姐，生日快乐哟！”我火速回了三个字“不快乐”，“为什么？”兄弟关切地问道。“莫问了，毛躁。”之后，他体谅地再不言语。我在想，如果当时我难得理睬，却在朋友圈频频活动，他会是怎样一种感受？

我的微信或QQ上经常有人留言，拉票的，称赞的，只要不是群发，我都会一一回应。尤其是一些咨询问题的，哪怕那些问题与我的工作毫无关系，我也会积极作答。在我看来，这是对我莫大的信任。如果留言的是我，得不到对方的任何回应，我会是怎样一种感受？

当今社会人人都在为生活奔波，朋友间相聚的机会并不多，许多人一年、两年，甚至几年都难得见上一面。互联网时代，了解彼此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网络。现在的朋友圈其实跟过去的书信很相似，只是表达方式更快捷。

朋友圈经常有人点评，我不一定一一回复，一定心中有数，并会寻找时机去关注对方。在我看来，适时回应，也是一种礼节。友情需要经营，而彼此互动是最好的经营方式，如此才能良性发展。

逢年过节，你给我发条祝福短信，我却懒得去理会，往后可能就再也收不到祝福了。就好比园丁，如果一直在辛勤浇灌，而花儿始终没有回应，可能就会疏于打理了。

有人说，真正的朋友再多久不联系也不会生分。这未免过高地估计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试想下，你我都有对方的手机号、QQ或微信，但彼此从不联系，也从不关注对方的任何动态，你还能确信多年不见咱俩仍能无话不谈？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你向我点点头，我回你一个微笑，我抢了你一个红包，一定会及时冒泡。任何一声呼唤如若得不到回应，长此以往，会应验那句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的深度，以确保自己能够有适宜生存的环境。等它们长大以后，在某个夏天的晚上，它们会从土里钻出来，爬到高高的树上，准备蜕皮之后变为成虫，然后又去完成自己的交配任务，交配之后就会立刻死去，这个过程只有几天的时间，甚至不到一周。外婆曾经跟我说过，只要听到蝉叫了，第二天天气一定会很好，只是这只蝉在不久的一两天之内就会死掉。

那时候我们还小，听外婆说起蝉的故事的时候，会忍不住哭出声来。现在想来，蝉的一生会给我们很多的启示，诸如坚持与执着、耐心与努力、生命的短暂与珍贵等等。其实，蝉鸣的那一瞬，它就知道，生命即将离它而去。但是，它为什么还是那么执着地引吭高歌呢？可以这样说，执着与坚韧，就是为了生命中那最辉煌而灿烂的一刻。所以，当蝉鸣的那一刻，我对它是怀有无比崇敬的。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仲夏又闻蝉鸣声

□ 刘德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又到了仲夏季节。周末的早晨，本想睡个懒觉，突然间，被窗外一阵噪声所惊醒。仔细一听，原来是蝉鸣。既然已经被惊醒了，也用不着在床上再睡懒觉了，索性披衣起床，推窗聆听那熟悉的蝉鸣声。

小时候听外婆说，蝉的一生，生命周期很长。当雄蝉与雌蝉交配之后，雌蝉会选一枝很嫩的树枝，用产卵器刺破嫩树皮，然后在里边产卵，孵化出来的小虫会掉在地上，然后钻进土里去寻找树根，吸食树枝而生存。小虫在地下待的时间很长，有的三五年，有的十几年。这期间，它们还会随时调整自己在泥土中

